



微山湖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8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臆たしアナベル・ライ
総毛立ち身まかりつ

藤たしアナベル・リイ 総毛立ちつ身まかりつ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ROTASHI ANNABEL LEE SOKEDACHITSU MIMAKARITSU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日)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270-5

I. 优… II. ①大…②许…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216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

[日]大江健三郎 著

许金龙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3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270-5 定价 16.00 元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

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08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七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四十五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程朝翔	路英勇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马爱农 欧阳韬

东方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高 兴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海军 石秦娥 吴正仪 高 兴 魏大海

“微山湖奖(2008)”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众议 聂震宁 程大志 路英勇 潘凯雄

秘书长

刘 乔

通过女演员樱于绝望中在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寻找
到希望的过程,作者对苦读苦思半个世纪的“绝望之为虚
妄,正与希望相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为处于绝望中的人
们带来了希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女優サクラは絶望のうちにあって、森のなかでの女
たちの協力の元に希望を見つけ出す。その過程を通し
て、作者は半世紀に及ぶ、「絶望は虚妄だ、希望がそうであ
るように」にも比せられる苦しい思索に対して、みずから
の結論を得たのであり、絶望のうちにある人びとに希望
を齎したのだ。

“21 世纪年度最优秀外国小说”选考委员会

致中国读者

我的小说被翻译成外文,首先始于英译、法译、还有德译,而现在,则被最迅速、最全面地翻译成中文,我对此感到幸福和光荣。

置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后期的工作”之中心的,是《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最先在领会三部曲总体意图的基础上出版的,便是中译本了。时隔不久,我的最新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中文版也随之发行,对于到了该回顾整个作家生涯(而且余年屈指可数)的年龄的我来说,这真是莫大的喜悦。继刚才说到的三部曲,许金龙先生又结束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对他的专注力和广泛而丰富的才能,我表示惊异和敬意。

《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是我到达漫长的作家生活的后期,全面融汇自己业已形成的长篇小说写作技巧(及其主题)而完成的作品。写完这三部曲后,在获得充分自由的感觉的同时,我也觉察到自己只剩下仅能写很少几

部小说的时间了,却又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在直至今日的技巧和主题这一连贯性动态中(更是循着目前体验到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尝试着写一部新的小说。

然后,就写出了这部稍短一些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意识到一种令人意外的特质正从中显现出来。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部小说的中心设置了一位女性。她与我大体上属于同一代人,作为少女迎来了战争的失败,在被占领时期不得不经历痛苦的生活。但是,她超越了一切,通过不懈努力塑造出具有国际影响的电影女演员的成功人生。然而,现在她却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

她试图通过将一位女性为主人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来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位女性是日本一处农村(那是我至今一直不停写着的偏僻农村)从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前便传承下来的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当地农村的女人都支持这位既导演电影,本人也出演悲剧性女主人公的女演员,要帮助她实现这个计划。

在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潮流中,女作家们发挥的巨大作用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这些女作家以及接受她们的作品并给予积极支持的中国年轻读者们,将会怎样迎接这部小说呢?那是一个正在为自己的文学生涯画句号的老作家既愉快又惊悚地想象着的光景。

大江健三郎

二〇〇八年冬

译 者 序

“我无法从头再活一遍，可是
我们却能够从头再活一遍”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最新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由新潮社出版。与二〇〇六年结集出版的《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比较起来，这部小说的篇幅显然小了许多，然而，其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篇幅短小而受到任何影响。毋宁说，正如大江先生在作者序中所说的那样，“一种令人意外的特质正从中显现出来”。

其实，这种“令人意外的特质”早在作者构思作品的阶段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二〇〇七年一月，大江先生在写给我的一封信函中表示：“……今年，将要进入自己最后的也是最大的那部分工作，我希望这是与此前所有构

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目前我还没有动笔，拟于二月开始写作，为此，已从去年年末开始认真做了尝试。不过，这也是我成为作家之后感到最困难的时期。总之，必须突破第一道难关。从现在开始直至月底，乃至二月上半月这段期间，我必须每天进行这种繁忙的创作尝试。”经过种种艰难尝试后问世的那部“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便是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个书名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的代表作《安娜贝尔·李》中的诗句，说的是一个处于热恋中的纯洁少女遭到六翼天使的嫉妒，夜里从云中吹来寒风将其冻死。

在大江先生的这部新著中，也有一位如同安娜贝尔·李般纯洁的美丽少女，这位被称为“永远的少女”的女主人公樱身世悲惨，在二战末期，除了她本人被疏散到农村去以外，全家人均在东京大轰炸中身亡。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后，她被一个美国军人收养，身穿让邻居羡慕的漂亮裙子，似乎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并在那个美国军人摄制的电影《安娜贝尔·李》中饰演身穿“白色宽衣”的少女安娜贝尔·李，樱由此被电影界所关注，很快便成为著名童星，最终活跃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国际影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为纪念德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克莱斯特二百周年诞辰，“美国、德国、中南美、亚洲的制作团队各自将《米夏埃尔·科尔哈斯》制作成电影”，樱被这个“M计划”选定为亚洲版电影的女主人公，而“我”

由于长年关注《米夏埃尔·科尔哈斯》这部小说，试图将欧洲中世纪的这场暴动与自己故乡森林中的两次农民暴动融汇在一起，便同意为这部亚洲版的电影撰写剧本。电影即将开机之际，由于摄影师偷拍近似裸体的少女这一丑闻而被迫中止，制片人木守为使女主角樱同意中止这部电影的摄制计划，便让其观看她少女时代拍摄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由此她才知道每天夜晚所做噩梦的真相——拍摄那部电影时，自己被诱骗服下安眠药后，收养了自己的那个美国军人（后成为其丈夫）便在草地上残酷地蹂躏了幼小的自己。显然，樱是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宁芙被美国军人收养的，那个美国军人与她的关系也只是另一位亨伯特·亨伯特对待他的小洛丽塔而已。虚伪的美国军人（后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更关心的是少女时期的樱身上的宁芙特征，甚至不惜将“粗大的拇指转动着强行戳进狭小的小穴”……然而，当樱与“马加尔沙克教授”结婚后，这位教授却从不曾与宁芙特征日渐消逝的樱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关系，只是在自己的研究室里珍藏着当年拍下的《安娜贝尔·李》原版电影，或者说，珍藏着躺在草地上的那具白色的“小小裸体”，至死都没有说出这个秘密。当然，目睹自己幼时惨遭蹂躏的镜头所带来的刺激并不是惟一的打击。制片人不久前还在京都的旅馆里与自己同宿一床，为了让自己退出计划摄制的电影，现在不惜用这个“卑劣”手段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樱处于巅峰期的演员生涯至此不得不画上句号，

从此沉寂了三十年之久。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状态中,樱始终怀着一个不曾破灭的希望,那就是回到日本的那片森林里去,亲自出演那里的两次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在故乡森林里以“母亲”为中心的历代女人的帮助下,樱振作起来回到日本,“……摄影机分开被枫叶浓烈的红色映照着的树林所围拥着的女人们进入。樱那感叹和愤怒的‘述怀’高涨起来,呼应着歌谣虚词的人们如波浪般摇晃。在那声浪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音,银幕上星辰在闪烁……”

纵观大江先生半个世纪以来的创作活动(从一九五七年发表、后被荐为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的《奇妙的工作》算起),《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确实是一部“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更准确地说,经过半个世纪的苦读苦思后,大江先生通过这部作品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从而为樱找到了希望,为自己找到了希望,当然,也为诸多处于绝望中的人找到了希望。

大江先生最初接触鲁迅文学作品,是在他十二岁升入初中时收到来自母亲的礼物——《鲁迅选集》日译本——之后,从此便开始了从不曾间断的阅读,认为“鲁迅在向我保证希望是存在的,而他本身则是站在希望一侧的人。随着年岁的增加,我越发坚信这个道理”。正是出于这种坚信,在一九五五年创作的诗歌习作《杀狗之

歌》中,大江先生从《白光》里直接引用了“发出含有大希望的恐怖的悲声”,这就直观地说明鲁迅文学的影响历史性地出现在了大江文学的起始点上,并在这里与他刚刚开始接触的萨特及其存在主义融汇到一起,使得学生时代的大江接连写出《野兽们的叫声》、《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人羊》等早期作品,由此开始了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艰苦跋涉。

写下那首《杀狗之歌》之后大约五十年,在漫长的作家生活里经过种种探索和实践后,大江先生终于完成了“全面融汇自己业已形成的长篇小说写作技巧(及其主题)”的三部曲《奇怪的二人配》。如果说,这三部曲在表现希望与绝望这对关系上与以往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作者显然在更积极甚至更急迫地思考和探索如何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比如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说《被偷换的孩子》里,借助沃雷·索因卡之口喊出:“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比如在第二部小说《愁容童子》里,那位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伤害的主人公古义人,在深度昏迷中最终仍在病床上为如此伤害了他的这个世界进行祈祷;比如第三部小说《别了,我的书!》日文版封面的红色腰带上用醒目的白色标示出的“始于绝望的希望”这几个大字。较之于五十年前在《杀狗之歌》里对鲁迅作品的引用,在此时的解读中,大江更是在用辩证的方式理解和诠

释绝望和希望,更愿意在当下的绝望中主动和积极地寻找通往未来的希望。遗憾的是,读者似乎很难在这些小说里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希望,如果一定要说存在着希望的话,那便是老作家寄托在“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希望,是老作家在文本中的分身古义人临危之际在病床上发出的祈祷,是老作家在故乡的“森林之家”里为孩子们收集世界正在变恶的种种征兆,以帮助孩子们避开那个可怕的未来。也就是说,面对我们个人、我们社会、我们这个世界受到的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大江这位老作家尽管心存希望并竭力寻找着希望,比如在作品里经常提及西蒙娜·韦伊所说的“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比如更经常地说到萨义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清晰显现出来的“意志上的乐观主义”,然而,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之前的所有小说中,确实从不曾如此清晰地表明希望之所在。这一点,应该就是大江先生所说的,也是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得到的“正从中显现出来”的“令人意外的特质”之一吧。

在《致中国读者》中,大江先生还说到“写完这三部曲后,在获得充分自由的感觉的同时……却又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在直至今日的技巧和主题这一连贯性动态中(更是循着目前体验到的那种自由的感觉),尝试着写一部新的小说”。当然,就像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这部新的小说,就是《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

了。我想要说的是,之所以能够写出这部具有“令人意外的特质”的佳作,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种种因素以外,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以及由此引发的深沉思考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小说的构思和执笔阶段的经历更是如此。

也是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函里,大江先生表示刚刚过去的二〇〇六年“是成果斐然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访问了中国”,除了进行相关学术交流,还专程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现场调查,与大屠杀幸存者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此外,还“去了法兰克福和普罗旺斯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在国内却在围绕教育基本法的较量上吃了败仗,是痛苦和辛酸的一年。由于日本右派的攻击,在(二战末期)日本军队杀害冲绳民众的问题上,针对我的诉讼估计今年将会有一些结果”。这里说到的围绕教育基本法的较量,是指日本政府于二〇〇三年提出修改制定于一九四七年的教育基本法,强调在学校里强化“丸之内”和“君之代”的国旗、国歌法,加入所谓“传统文化”和“爱国心”等条款,却随即遭到来自民间的广泛而激烈的反对,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便认为这是“要使国家主义教育正当化”,在教育领域强行推进国家主义教育。然而,日本政府却不顾广泛的反对和抗议,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强行表决通过。

至于诉讼问题,是说大江先生在大量查阅史料和现